

沪 剧

楊乃武与小白菜

赵燕士 幸 之編剧
树人 宗华 幸 之整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記

“楊乃武与小白菜”是清朝四大奇案之一。是清末实事，它叙述了清同治十一年至光緒二年間，浙江余杭所發生的一樁命案。

故事是这样的：余杭知縣刘錫彤之子刘子和，看中了豆腐司务葛小大之妻——綽号叫小白菜的畢秀姑。因調戲不从，就暗下迷药，把她沾污，事后又乘葛小大染病，勾結药店小开錢保生在药中下毒，謀斃小大，企圖將畢氏占为己有。

案發，刘錫彤縱子行凶，与师爺錢如命定計欺騙畢氏，嫁禍于四年前曾与她有私情的新科举人楊乃武，盖楊曾替小大診病。宣判后余杭众紳不服，联名上訴。然所有官員皆徇情得賄，酷刑枉斷，楊乃武冤沉海底，真凶刘子和却逍遙法外。

众紳复向京中上訴，終引起清廷注意，为平民憤計，清廷不得不令浙江巡撫楊昌濬等三大憲重審。楊乃武之胞姐楊淑英，亦至女監探望畢氏，說服她翻供招認真凶，誰知三大憲官官相护，使畢氏翻供不成，并改“謀夫夺妇”而判成“通奸謀命”，將畢氏与楊乃武同置死地。

楊淑英曾在刑部侍郎夏同善府中做过綉娘，

她不忍胞弟含冤而死，長途跋涉奔京求援，其時清室醇親王等適與楊昌濬一派官員不睦，欲借此案打擊楊昌濬等及地方官吏，因而造成楊淑英獲得滾釘板告部狀的機會。部狀獲准，清廷密令御史王昕至浙江密訪，將全案人犯與原審官員提京勘審，但由於畢氏在壓力與愚弄之下，仍不敢吐露真情，刑部亦仍維持原判。

醇親王定要扳倒楊昌濬等一派官員，刑部桑春榮獻出密室相會之計，使畢氏傾吐實情，招出真凶，楊乃武三年冤獄才僥幸獲得昭雪。

人們喜愛這個故事，不僅在於“案”之奇和情節的曲折，而在於它跳出了一般公案戲“清官斷案”的套子，利用統治階級的矛盾來解決戲的主要矛盾，更主要的是在於這個故事反映了人們對腐敗的清廷封建法制的不滿，暴露了清廷官場的黑暗。使它具有了一定的人民性。

滬劇“楊乃武與小白菜”劇本是上海市人民滬劇團文學組以評彈名藝人嚴雪亭同志的長篇評彈本及“人滬”前身中藝滬劇團的演出本為基礎，搜集了有關資料進行整理的。整理時在場次安排上、人物性格——特別是小白菜的性格上、語言的提煉上，作了較大的取舍和增刪，以圖使它合理完整。1956年9月完成初稿後，在排演過程中經過

不斷修改，寫出定稿在上海公演，又廣泛征集意見，再度修改，于1957年3月完成了目前的稿本。

現借劇本出版機會，我們以無限感激的心情，向那些曾經關心幫助過這一工作的同志們致謝：

嚴雪亭同志遠在1950年就擔任了此劇的編劇顧問，在整理工作中，他又毫不保留地把珍藏的三十大本“楊乃武”評彈腳本和筆綠、鉛印的清廷“楊案奏折”借給我們，使我們獲得了有力的改編依據，並始終關懷這一工作的完成，幫助我們熟悉與理解這一故事的全貌。

滬劇名演員邵濱蓀、石筱英、筱愛琴和導演莫凱、楊觀復等同志，不斷地在排演和演出中以豐富的舞台經驗，無數次地幫助改編者修改劇本，提供了不少關於對人物性格探索上的意見，使劇本更趨於完整，更適合於舞台演出。

此外，蘇州市滬劇團還提供了一些有關資料和演出本方面的幫助，我們一併在此致謝。

樹人、宗華、幸之 1957, 5, 28

楊乃武与小白菜

〔滬 剧〕

第一場

時間：九月下旬。

地点：葛家。

布景：一間普通樓房住屋，正中有几扇矮窗，窗下安放桌椅，左側置床一張，上懸布帳，左前側有一門通三姑住室，右側有樓梯通樓下外室。

人物：葛畢氏、葛三姑、刘子和、葛小大、錢保生。

幕啓：葛畢氏坐在桌旁补衣服，桌上点着油灯盞，室內不十分光亮，風雨声夾雜着鼓乐声隱隱的从窗外傳來，勾起了她的心事。

葛畢氏：（唱“反陰陽接基本調”）

譙樓响起二更鼓，
陣陣風雨敲窗戶，

抽針引綫心暗想，
我好比，
黃連沐浴一身苦，
从小逃難來到倉前鎮，
賣給了葛家做養媳婦！
恨只恨紅顏多薄命，
四年前，
楊家少爺看中了我，
暗結私情常來往，
難免左鄰右舍閑話多，
婆媽將我與小大併了房。
从此后，
他娶我嫁斷了藍橋路，
小大待我情義好，
我也是，
規規矩矩敬丈夫，
誰知平白無端風波起，
劉子和，
暗下迷藥糟蹋了我，
我正象濕手沾上了干面粉，
唉！這種日子叫我怎樣過。

〔三姑高興地上，扑打着身上的雨水〕

葛三姑：阿嫂，楊家二少爺中了新科舉人，今朝夜

里大請客，真熱鬧呀！

葛畢氏： 噯，你快去睡吧。

葛三姑： 嫂嫂，你怎么還沒有睡覺呀！

葛畢氏： 我想替你哥哥把这件衣裳补好了再睡。

葛三姑： 唔，我不相信，你一定是在等……刘少爺。

葛畢氏： (怨) 三姑不要瞎講，我等他做什么！

葛三姑： 咦，刘少爺來有啥不好啦，他來一趟总要帶些东西給我，我給他开一趟門，就給我兩塊洋鈔。

葛畢氏： 他的东西拿不得的。

[敲門声响]

葛三姑： (高兴地) 刘少爺來了，我去开门。

葛畢氏： 三姑，你不要去。

[三姑下楼]

葛畢氏： 唉！这个不懂事的姑娘！

葛三姑： (在幕后) 刘少爺，你先到房間里去，我給你燒点开水就來。

[刘子和怀里揣着一塊衣料上]

刘子和： (抖拍身上的雨水对葛畢氏搭訕地) 哎呀呀！好大的雨呀！

葛畢氏： (不理)

刘子和： 你看我为你把衣服都淋湿了！

葛畢氏：（厭惡地）这样大雨，你來作什么！

刘子和：（嘻皮笑臉地）嘻嘻，我是給你送衣料來的呀！你看这衣料好不好？（賊忒嘻嘻地塞給葛畢氏）

葛畢氏：（不理，走开去）

刘子和：（把衣料扔在床上，忙近前尷尬地）嫂嫂，你为什么总是拒絕于我。

葛畢氏：（无奈地）唉！刘少爺，
（唱“長腔中板”）

你黑夜之間常來此，
糾纏不放一月多，
若被丈夫來曉得，
害我今后人难做。
你花街柳巷都可去，
又何必，
纏住我这有夫之妇！

刘子和：（仍賊忒嘻嘻地）嫂嫂呀！

（接唱）聪明人为啥講出糊涂話，

你要跟了我，榮華富貴好处多，
我的势力你知道，
余杭縣人称土老虎。
我的事情誰敢講，
难道想，

太歲頭上來動土。
今日來此非別事，
有個喜訊來告訴，
母親已經答應我，
要娶你回家做媳婦。

葛畢氏：（接唱）我是一個有夫之婦，
豈能夠與你結絲蘿，
小大與我情義好，
你何必從中起風波，
請你從今往後休來此，
高抬貴手放過了。

劉子和：嘿嘿，小小一個豆腐司務怕他什麼！今晚
我可無論如何要睡在這裡了！

葛畢氏：這——

〔這時門外小大聲：“三姑，三姑！”〕

葛畢氏：（驚慌）哎呀不好，我丈夫回來了，劉少爺，
你可害了我了。

劉子和：說到曹操，曹操就到，這可怎麼辦呢？（四
邊尋躲藏之處）

葛畢氏：叫你不要來，你偏偏要來。

劉子和：（慌做一團）叫我往那裡去呢？

〔敲門聲急〕

葛畢氏：（一时无法）你快走吧！

〔刘子和見內室急入，三姑上〕

葛三姑：嫂嫂，嫂嫂，不好了，阿哥回來了，（四視）
咦，刘少爺呢？

葛畢氏：（强作鎮靜）刘少爺走了，你快去開門吧！

葛小大：（幕內）快開門呀，三姑！

葛三姑：呀！來啦！（下）

〔葛畢氏急將內室門关上〕

〔葛小大氣冲冲地與三姑同上，葛小大有些病
恹〕

葛小大：（埋怨地）怎么搞的？叫了半天也不開門，讓
我在外邊淋雨。

葛畢氏：（神情慌張，吞吞吐吐）我，我又不知道你今天
會回來。

葛小大：我喉嚨都喊破了，你們難道一點都聽不
見嗎？

葛畢氏：你不在家，我一人胆小，叫三姑與我作
伴，她睡得熟了，喊了半天也沒喊醒，三
姑你說是嗎？

葛三姑：是的，是的，阿哥，嫂嫂說得一點也不錯。

葛小大：（氣憤地）我因為身體不舒服，向東家告假
回來，可你們還讓我在門外淋雨，真是

——
葛畢氏：（急）啊！怎么你病了，那就快快安歇吧！

葛三姑：阿哥，我去拿些開水來給你吃。(下)

葛小大：唉！十幾里路走得我吃力死了，這頭又痛得厲害，好好睡一覺再說，(至床揭被發現衣料)啊！這是什麼？

葛畢氏：(心神不定，一時答不上)這——

葛小大：衣料，這是從那裏來的？

(唱“長腔緊板”)

想我在豆腐店裡做營生，
一向是粗衣素食過光陰，
那來銀錢買衣料，
難道說，
它的來路不干淨。
怪不得，
外面風言風語纏不清，
秀姑呀，
莫非你與那楊——

葛畢氏：楊什麼？

葛小大：你自己心裡有數，

葛畢氏：(接唱)你不能張開嘴巴亂講人，
想那楊家二少爺，
四年來從未有過不端情。
你講壞我秀姑倒還罷，
講壞少爺不該應。

葛小大：(接唱)如此說这件衣料那里來？

葛畢氏：這——

葛小大：(接唱)難道天上掉下雪花銀？

葛畢氏：小大呀！

(接唱)這是我日夜針綫活計做，
你不要胡思亂想瞎疑心。

[三姑上，見情果然]

葛小大：(接唱)衣料虽是你親手撐，
为啥外面都將你議論，
說你为人不規矩，
叫我小大如何听得進。

葛畢氏：(接唱)閑人独出一張嘴，
是是非非不能信，
耳聞是虛眼見實，
我平日有什么不規正？
再說与你成婚后，
从來是夫妻和睦恩情深。

葛三姑：对呀，嫂嫂待你多好，你看，深更半夜不困，还在替你补衣裳呢！

葛小大：(想想理虧)好了，好了，算我講錯了，再講下去，我头更要痛得厉害，時間不早，三姑你快去睡吧！

葛三姑：嗯！（打个呵欠，入內室）

葛畢氏：（暗示地）三姑——

葛小大：（對葛畢氏）你也好睡了，還叫她做什么？

葛畢氏：你先睡好了，我還有兩針縫好就睡。

〔葛小大自睡下，葛畢氏心神不定，忽聞三姑在幕內一聲“哎呀，啥人！”〕

葛小大：（翻身坐起高聲地）三姑什么事？

〔三姑緊張地跑上〕

葛三姑：阿哥，阿哥，不好了，有人睡在我床上。

葛小大：啊！你床上有人！（跳下床來，對葛畢氏）你，你干的好事！（順手抄起一根木棍入內室）

葛畢氏：（手足無措）小大，你——三姑，你闖下禍了。

葛三姑：（莫名其妙地）我？

〔內室乒乓聲〕

葛小大：（幕內）奸夫，你往那里逃！

〔三姑吓得躲在葛畢氏身後，劉子和抱頭鼠竄而出，奔向門外，葛小大追上〕

葛畢氏：（欲攔住）小大，你不能——

葛小大：（怒罵）你这不要臉的賤人！（追下）

葛三姑：阿嫂！这可怎么办呢？

葛畢氏：（唱“散快板”）

這真是，
晴天霹靂風波起，

我好比，

啞子有口也难說清。

葛小大：（幕內罵聲）好！楊乃武，今天給你逃去，下次撞着我，非打斷你狗腿不行！（接着氣冲冲地上，手有些發抖）你，你这不要臉的賤人！你，你和楊乃武……唉！（气得难以出口，丟下手中的棍子，坐在一旁頓足捶胸）

葛畢氏：（哭泣地）小大，你不能冤枉人家。

葛小大：（又恨又怨）冤枉人家，我看得清清楚楚，不是楊乃武是誰？

葛畢氏：小大，你千萬不能錯怪楊二少爺！

葛小大：（怒）錯怪！（給葛畢氏一耳光）你这不要臉的東西，難道非要我抓住了才不抵賴嗎？我，我今天決不与你干休。（去拾棍子欲打）

葛三姑：（急上前攔住）阿哥，剛才那人實在不是楊二少爺，是劉——（自知不能說，頓住）

葛畢氏：三姑！

葛小大：你說什麼？

葛三姑：沒啥！

葛小大：三姑，你快講！

葛三姑：講不得，我不能講。

葛小大：（氣極）好！連你这蠢丫頭也串通一氣了，（舉棍威吓她）你快与我講！

葛三姑：阿哥，实在不能講呀！

葛小大：你不講，我打死你！（真欲打）

葛三姑：嫂嫂！（吓得扑向葛畢氏）

葛畢氏：（喊住）小大！你，你不能难为三姑娘，我講！

葛小大：他是誰？

葛畢氏：他不是楊二少爺，他是——

葛小大：是誰？你……你講呀！

葛畢氏：他，他是余杭縣大老爺的兒子！（說罢痛哭）

葛小大：（出乎意料）啊？！是知縣老爺的兒子！这，这真要活活的气……（支持不住，棍子脫手落地，昏倒在桌旁）

葛畢氏姑：（同时地，急上前）小大阿哥！

——幕 落——

第二場

時間：十月初八，下午至深夜。

地點：葛家。

布景：同前場。

人物：葛小大、戚嬌娘、葛畢氏、葛三姑、楊乃武、陳德、劉子和、錢保生。

幕啓：小大躺在竹椅上，戚嬌娘與他在聊天，葛畢氏在旁整理床被。

戚嬌娘：小大呀，這兩天你臉色要好看得多了，前幾天真叫我替你擔心。

葛小大：多謝嬌娘關心。

戚嬌娘：自己人客氣點啥？唉！你得的火症傷寒毛病不輕呀，請醫生又沒有錢，若不是我替你去請楊二少爺來看一趟，怎麼會好得這樣快呢？

葛小大：謝謝戚嬌娘。

戚嬌娘：謝我倒不必，你應該謝謝楊二少爺，剛剛我又到楊家去過一趟，請楊二少爺在動身之前再來替你復診一下。

楊乃武：（幕後）三姑，大嫂在嗎？

葛三姑：（幕後）在家，嫂嫂，楊二少爺來了，楊二少爺你走好。（邊說與楊乃武同上）

戚嬌娘：（忙迎上）楊二少爺。

楊乃武：戚嬌，乃武來遲了。

葛畢氏：二少爺！

楊乃武：大嫂，小大兄病體如何，服藥之後可有起色？

葛小大：我……好得多了。

戚嬌娘：（忙端凳）楊二少爺快請坐。

楊乃武：休要客氣。（與葛小大搭脈）湯藥可曾用過？

葛畢氏：已經吃過二煎，今天還未去贖。

楊乃武：（摸葛小大头）寒热已經退去，这两天飲食如何？

葛小大：很吃得下，看样子病就要好了。

楊乃武：是呀！病勢已轉危为安了。

（唱“基本調”）

全身寒热已退尽，
他的病况有轉变，
我今日到此來复診，
为的是会文要到杭州去。
航船已經在碼頭等，
即刻要动身离此地，
好在小大病况已好轉，
換張方子就可以。（对葛畢氏）
你將原方付与我，
趁我未走調几味。

〔葛畢氏、三姑忙端紙墨給楊乃武开方〕

楊乃武：（边寫边唱）

改寫兩錢冬桑叶，
老白芍谷牙換三錢，
一錢玉桔梗，
半錢上廣皮，
山楂竹茹各錢半，
珠連翹，半夏麴，